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八回 焦贊怒殺謝金吾 八王智救楊郡馬

卻說焦贊抹過東牆，見不甚高，遂攀援而登，躡身跳於後花園內，密進廚下。家人俱各在堂上伏侍謝金吾，只有小使女在灶前燒火。焦贊於皮靴中取出利刀，先將使女殺了。提著死人頭，走向堂上。只見謝金吾當席而飲，樂工歌童列於庭側，逕將人頭對面擲去。謝金吾吃著一驚，滿面是血，即喊：「有賊！眾人何在？」焦贊踏進前罵曰：「弄權奸佞！今日認得焦贊麼？」言罷，一刀從項下而過，謝金吾頭已落地。眾人看見，四散逃走。焦贊殺得手活，搶入房中，不分老幼，盡皆屠戮。可憐謝金吾一家，並遭焦贊所害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起意陷人終自陷，且看今日謝金吾。
誰憐恃富當朝相？老幼全家被所屠。

將近三更，焦贊取筵中美味恣食一餐。臨行自思曰：「謝金吾一家，被我殺死。他是朝廷顯官，若知此事，豈不連累地方？不如留下數字，使人知是我殺，庶不禍及他人也。」即蘸鮮血，大書二行於門曰：「天上有六丁六甲，地下有金神七煞。若問殺者是誰？來尋焦七焦八。」題罷，復越牆，打從後牆門而出。待尋二軍校，不知走往何處。因在城坳邊躲過一夜。次日侵早，逃歸楊府去了。

卻說巡更捕卒，夜來聞說謝副使府中被劫，亟報王欽。欽即進謝府視之，只見殺死一家老幼共一□三口，屍橫散地，血污庭階。檢驗官拿得門上寫的殺人凶身名目呈奏。時鬧動汴京軍民。真宗得奏大驚，下令著王欽體察此事。王欽奏曰：「臣緝問殺死謝金吾一家者，乃楊六郎新招將焦贊。」真宗曰：「楊六使鎮守三關，何得有部將入城殺人？」王欽曰：「前日私下三關，帶得焦贊同來，有違國法。乞陛下提處其罪。」真宗允奏，敕禁軍捕捉楊六郎與凶身焦贊。旨令既下，禁軍四□人領命而行。

是時，楊六使在府中，與令婆計議天波樓之事。忽報：「昨夜焦贊越牆入府，殺死謝金吾老幼一家，共計一□三口。今朝廷差禁軍來捉。」六使大驚曰：「狂奴當敗吾事！」道未罷，禁軍一齊搶進，捉住楊六使。時焦贊在外聽得，手執利刀，一直殺入。禁軍見其猛惡，無人敢近前。六使喝聲曰：「汝生出如此大禍，尚敢來拒捕朝廷乎？好好自縛，同去請罪。」焦贊曰：「我平生殺了幾多人，希罕一□三個！我與本官回佳山寨去，看他如何擺佈我？」六使越怒曰：「若不依吾言，今日先斬汝頭去獻。」焦贊乃放下利刀，唯唯而退。禁軍正待來捉，六使曰：「不要動手，見天子自有分辯。」六使乃隨禁軍朝見真宗。

真宗問曰：「朕無聖旨召卿，何得私下三關？又帶部將殺死謝副使一家，當得何罪？」六使奏曰：「臣該萬死！乞陛下寬一時之戮，容陳冤苦。臣父子有幸，蒙朝廷厚恩，雖九泉亦愿補報。近因主命有拆毀天波樓之詔，臣母憂慮成疾，只得下關省視即回。部將焦贊兇頑之徒，不知幾時進城。今殺死謝金吾一家，豈必是臣主使我？乞聖明體究，如果是的，當就薰街之誅，以正朝廷法令也。」真宗聞奏，半晌未答。王欽進奏曰：「殺人者確是焦贊無疑，當日本家侍從及樂工親目所睹，且臨去又留下筆跡。乞陛下將六郎、焦贊押赴市曹處斬，庶警後人。」真宗遲疑不決。八王力奏曰：「楊六使罪責本有，其情可原，果然部將殺人，念彼有鎮三關功績，從輕發落。」真宗允奏，敕法司衙門擬定楊六使等罪來奏。六使既退，王欽密遣人於法司官處。囑付發配六使等於遠惡地方居住。時掌刑名官黃玉，最與王欽相得，依其言語，以六使得私下三關之罪，發配在汝州做工，逐年進造官酒二百埧，三年功滿則回。焦贊以把邊之績，寬其死罪，發問鄧州充軍。即日起行。黃玉擬議已定，申奏真宗。真宗依擬下敕，並命收殮謝金吾等屍首以葬。近臣領旨宣示不題。

只說楊六使聞此消息，不勝悲悼，來辭母親令婆與柴太郡。令婆曰：「此我家大不幸也，使老身倚靠何人？」六使曰：「母親勿憂，多則二三年，便可回來，母子復相見矣。且兒犯罪發配，八殿下必周全天波樓一事。今焦贊殺了謝金吾，亦為朝廷去除一惡。若不是八殿下力奏，險些性命難保。」道未罷，焦贊人見六使曰：「聞朝廷問本官配汝州軍，正要邀本官回三關寨。我亦不要往鄧州發配，我不曉得充甚麼軍。」六使曰：「聖旨既下，汝只得到其地方，候遇有赦，仍轉三關。若再違法令，得罪反重。」

不移時，王欽差解軍四□人，來催楊六使、焦贊等即行。六使先打發焦贊與解軍起身，自辭令婆、太郡，亦離楊府。八娘、九妹直送至□里長亭而別。時焦贊在路等候六使來到，乃曰：「我此去，不日走歸寨中，報與岳勝哥哥等知道，便來取本官也。」六使曰：「休得胡說！我罪不至死，汝亦忍耐過一年半載，便得相運。」焦贊大笑分別，自與解軍投鄧州不題。

只說六使隨從一起上路，望汝州進發。正值夏末秋初，涼風透骨，正是：

孤雁聲中愁莫訴，殘蟬樹且恨難禁。

不日來到汝州。公人將批文投至府中，見太守張濟。張濟看罷來文，先發回公人，邀六使入後堂問之曰：「聞將軍把守三關，番人畏服，因何又犯發配之罪？」六使答曰：「一言難盡廣遂將部下焦贊殺死謝金吾之由，道其本末。張濟嗟呀不已，乃曰：「將軍權且忍耐。此去城西，有萬安驛，衝要所在，可以監造官酒，及時而進。多則一年半載，仍復歸朝矣。」六使稱謝，辭太守，自去做工不題。

卻說王欽探知楊六使已到配所，請黃玉來府中，商議謀害之計。黃玉曰：「此事不難。今聖上以酤稅為重，六使監造是職，關係最大。樞使上一道本，劾其有私賣之罪，主上必處之以死刑矣。」王欽大喜曰：「此計甚妙！」即具酒醴，與黃玉對席酣飲，二人盡歡而散。次日，王欽果趨朝上本，劾奏六使：「輕玩國法，到汝州未經一月，將酒酤禁令放弛，私鬻錢價，將為逃反之計。乞陛下早正其罪，免生後患。」真宗聞奏，大怒曰：「彼令部下殺死謝金吾一家，朕念其先人有功，姑免其死。今又在配所私賣朝廷之物，難以寬容。」即敕團練正使呼延贊，齎旨到汝州，取六郎首級而回。旨令既下，廷臣愕然。八王力奏曰：「楊六使忠域之臣，豈有此事？陛下勿聽一時之言而誅英雄也。」帝曰：「卿屢為六使作保。前日屠朕愛臣謝金吾一家，亦該處死否？」八王語塞而出。

是日朝散，寇準曰：「幸得領救命者系呼延贊，可令其見汝州太守計較：以罪人貌類六使者，果其首級來獻納；令放六使逃走。後日遇國有難之際，又好保舉也。」八王然其言，乃與呼延贊道知。贊曰：「此事老夫自有主張。」呼延贊即日辭眾齎旨，逕赴汝州，見太守張濟，細說斬六使之由。張濟驚曰：「彼到汝州未久，焉有此事？主上何故徒要輕損豪杰？」贊曰：「此是權臣王欽劾奏其情，聖上遂激怒之，八王力保不允。今廷臣商議，要求太守如此如此方便。」濟喜曰：「正與下官之意暗合。值今此番強盛，若無此人，邊境怎安？」因令去請六使來，說以朝廷之意。六使曰：「小人本無是情，既聖旨問我以死，只得承命，與朝廷回報。」濟曰：「君勿優，正在商議，要如此脫君之厄。」六使曰：「若得太守方便，當圖死報！」張濟曰：「管保郡馬無事。」即令獄官伍榮來商議。

榮曰：「牢中有蔡權，問實死罪，情真罪當，年久當斬。此人面貌與楊將軍無異，可將此人斬首以獻，主上必允信也。」濟令取出蔡權審視，果然相像。吩咐伍榮，多付酒饌賞之。醉於獄中，伍榮密來梟了首級，提見張太守。太守曰：「事不宜遲。」便交呼延贊齎著首級，壘夜赴汴京去了。張太守喚過六使，教其裝作客商，逃往遠處避難；六使拜謝出府，換著輕快衣服，悄悄離汝州，逕回無佞府不題。

卻說呼延贊單騎回轉汴京，正值真宗設朝，進上六使首級。帝親下看驗，只道是實。群臣見者，無不嗟呀。八王恐將首級號令，被人參透，乃進曰：「既延昭伏罪被誅，乞將此首級發於無佞府，與其家人埋葬，亦見陛下不忘功臣之意。」帝允奏，因發下首級，著禁軍領去。禁軍得命，逕來楊府。令婆未知前因，只道是實，舉家悲哀，將首級遵旨埋葬不題。

